



# 最忆乡间柳色青

□孔繁宇

四月的风一吹，柳树就软了。丝丝鹅黄透着新绿，那是北方乡间的一抹亮色，简陋的农舍因此增添了几分绰约风韵，寂静了一冬的村庄，泛起勃勃生机。

柳，柔媚婀娜，摇曳多姿，是树中的大家闺秀。无论房前屋后，河堤桥畔，有了柳枝的点缀，寻常的风景便可入诗入画。因此，古往今来，柳树倍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咏柳的诗句不胜枚举。

在乡下人的眼里，柳树不仅中看，更是中用。柳树虽不能象松柏那样成为栋梁之材，但纤长柔韧的枝条可以编成各式农具、家什，帮衬着庄户人家的小日子。筐箩、簸箕、打水用的柳罐等精巧物件，需要技法娴熟的手艺人，剥去柳条的表皮，选用细腻光滑的芯条，精工细编才能完成；而粗使的土筐，需求量大，且工艺要求不高，很多人家都会自己编。记得赶马车的孙大爷就是编筐高手，乡亲们去河沿割回一捆早柳条，孙大爷只用一袋烟的功夫，就编出一只结实耐用的土筐。



春柳。

柳树不娇贵，野生野长，随处可见。在乡下，柳树是最趁手的万能工具。农忙时，到田里送饭的婶子大娘忘了带筷子，就近掰两根柳枝，捆去树叶，就是一双筷子。乡邻们在路边买了鱼，来不及准备盛装工具，用柳条一穿，就提溜回家了。傍晚，孩子们随手折根柳条，当作鞭子一样挥着，吆喝自家的鸭鹅回到院子里。

乡村的孩子对柳树更是情有独钟，柳树是孩子们的乐园。孩子们对植物的好奇就是从柳梢上的“毛毛狗”开始的，那毛茸茸的芽苞，拱出了天真和惊喜。男孩子最感兴趣的还是用柳条编帽子。几根柳条简单捆扎之后，就是一顶“野战军”的帽子，戴上它埋伏在草丛里，俨然成了电影里的侦察兵。而柳笛则是孩子们的音乐启蒙。“柳笛”是书面语，土话就是“叫叫”。柳树萌芽的时节，折下一段柳枝，顺势慢慢地拧，用力要适度、均匀，待皮和骨完全分离，抽去白色芯条，留下一截完整的树皮管，最后在端口处稍加整理，一支“叫叫”就做好了。虽然“叫叫”音调单一，音色也不算优美，但孩子们嘟起稚嫩的小嘴，吹奏出了春天的旋律。

漫步在田间地头，你总会遇见几株殷勤的柳树，披垂着长长的枝蔓，撑出一片绿荫。浓密的柳荫下，有时卧着一头老牛，安静地咀嚼着；有时并肩坐着一对小情侣，亲密地窃窃私语；有时停放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它的主人不知在哪块田里劳作呢。微风轻拂，柳影婆娑，那是乡村最惬意的时光。

还记得场院里的那株老柳树吗？苍劲的树干缀斑斑驳驳，镌刻着岁月消磨的痕迹。祖母曾在树下乘过凉，父亲曾在树下歇过晌，童年的我曾在树下打闹嬉戏。那一伞浓荫，庇护着一辈又一辈庄户人。那飘飞的柳絮，则是我梦中挥之不去的乡愁。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冰排如画。

## 风物

开江跑冰排（凌汛）是我们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省的一个独特风景，场面极为壮观。

我填的《新韵·南歌子·开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场面：“大江舒筋骨，洁白袂解开。东风提醒跑冰排。活跃起来还有冻船台。去岁游人至，新增看客来。为传春汛做闲差，辛苦麻烦从未惹情怀。”

因为我们这里四季分明，冷热迥异，秋末冬初会封江，春来则必然开江。每年四月开江，看跑冰排是沿江人的一个乐事。

# 东北美景跑冰排

□贤哲

开江分文开和武开两种。文开江，发生在雨水少而非急速升温的年份，江面的冰会慢慢地一层层化掉，或由下游而上游分段断裂开来，融冰顺流文静地流走，边走边消在江水中，正如我填的《新韵·如梦令·文开江》：“白冰沾满脸庞，肌肤软硬失常。愁苦表情盼，暖阳再放光芒。开江，开江，最是化解寒凉。”

武开江，则是另一番景象，都是上年秋季雨水特别大，落雪多气候突然转暖气温急速上升的年份，冰雪融化迅速，水量超大，冲击力猛，水在冰下流，冰下容纳不了春天的洪流，这股巨大的力直拱冰层，拱出来冰包，冲撞挤压出一个又一个断裂带。冰块互相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音传出很远，直让人觉得是要天翻地覆了一般。各种奇形怪状的冰块和流水轰隆隆地横冲直撞而来，如开江的号角在呼啸，激流配合狂欢奋进，仿佛在宣布沉睡一冬的大江终于醒来并已经起床。有时，大量冰块、冰山、冰坨子积聚在一处，来不及化掉，又因为江道不够宽或遇拐弯处而不能顺利地向下流游走，一层又一层冰块罗列起来，像矮山，如小楼。冰清水蓝棱角分明的冰排，不停地劲舞，不像坚冰，更像蓝天上洁白的云，不慎跌进激情洋溢的蔚蓝色的春江水，被疯狂的爱情进攻，而生就一座座冰山。冲击的力量不停地震撼，新生命的堤岸对着汹涌奔腾的大江则热情高喊：来吧，你就更猛烈些地来吧，勇敢的冰山。

赶上武开江跑冰排时，由于冰块冰山冰坨子不可胜数，江道宽度有限，在向前奔流中拥挤不堪，力量又特别巨大，大江一时无法全部拥抱，抢不到正流上的冰排，在经历前后左右同类的推挤过程中，有的就被不可抗拒地推挤或抛到某一处岸上，随机堆积成冰的墙、冰的丘陵甚至水晶宫。这种情况在逼仄的拐弯处最容易发生。



嫩江冰排。

水里刚刚苏醒和没来得及清醒的大小鱼儿，若正巧在这样的冰排间隙的水中游动，就被挤压死伤很多，有的被水流冲走，有的直接给甩到岸上，有的被摔死了，有的被挤伤了，有的被风吹成鱼干儿了，有的被砸成了肉泥，还有的断头断尾巴了……鱼的种类大多是鲤鱼、鲫鱼、鲢鱼、柳根、狗鱼等。届时，人们就能在沿岸捡到开江鱼。开江鱼经过一冬的闭关，瘦身了，内脏也干净了，吃起来味道有一种别样的鲜美，能吃上开江鱼是一种口福，所以，人们不只是靠开江时冰排给送上鱼来，也抓紧时间自己去打捞。

跑冰排时，如果沿岸有村落或来不及躲避的人畜以及桥梁，可能会遇到危险。为了避免造成险情，每年春天要开江时，各级政府部门都会通知相关人员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并采取相关防范措施。如果武开江阵势过大，情况严峻，就派出专业人员实施爆破。炸开冰山后，多么巨大的冰块也都顷刻间化为小冰块或冰雨，看似化为乌有，实则悄悄地被水流或堤岸接纳而化成春水。

因为跑冰排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为了安全，高潮阶段，人们只能在临江的山顶或高岗上远眺，只有临秋未晚，才能靠近去看，这时冰排就像排山倒海

的大部队已经过境，余部的零星冰块儿在断后，它们随着江水漂流，起伏跌宕，就像一块又一块浮上来的大块冰糖，边走边被浪花搅拌揉碎，块头越来越小，走不了太远，就没影儿了。当然，不是它们没了，而是化成水融合进了江流中，眼见着丰盈起来的江水就能证明。

人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是为了观看还停留在岸上无法回归的那些大小奇形怪状的水晶般的冰块，更是对它们带来的鱼虾兴趣浓厚。人们会边看热闹，边捡鱼。背筐挎篓，拖孩带崽儿，好不热闹。有的人，为了捡鱼不惜沿江跋涉二十多里高低不平的江岸。我也偶尔随父母凑过这样的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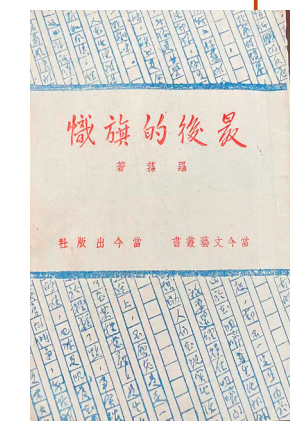
等春风和暖阳把包括走错路上岸的冰排融化完了，大江终于摘下白口罩，尽情地唱起了春天的歌儿。我曾以诗的形式赞美冰排：

《新韵·七绝·题冰排》：“春风昨夜到边关，感化残冬抱在肩。能助寒江涛再起，粉身碎骨也悠然。”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开江跑冰排，还因为，只要冰排跑完了，板结坚硬的大江就真正开怀了，草绿花红的春天也就跟着来了。而且，开江了，才能跑冰排，我日夜想念的那位放排木的干爷爷，才能驾着他的排阵到来。

本文图片由张宪帮拍摄



夕阳下的冰排。



《最后的旗帜》



## 孔罗荪和他的著作

□冯前明

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抗战通信展厅内，展示着一部旧版文集《最后的旗帜》（1943年当时的重庆当今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的作者著名东北作家孔罗荪。

《最后的旗帜》记述的是当年2585名东北邮工千里大撤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悲壮经历。孔罗荪作为当时的吉黑邮务管理局的一名职员，和新婚妻子周玉屏以度蜜月为借口，撤离了哈尔滨。该书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情绪。

### 创办文学副刊《蓓蕾》周刊

孔罗荪16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只好辍学，考入邮政局。能考进邮局可不简单！要经过国文、英文、算数、中外史以及常识的考试，考试成绩如通过，还需找到担保人。这样，孔罗荪成为了当时的哈尔滨市道外五道街邮局一个拣信员。

据原吉黑邮务管理局的老职员回忆：那时候，凡是邮局都冠以地方名。道外五道街坐着第一支局。第二支局在道里水道街。但因道外是中国人汇聚之处，又是商业中心，因此五道街邮局的业务异常繁忙。因为哈尔滨的商人多半来自冀、鲁两省，劳工也是由关里而来，每天有开不完的汇票，有满坑满谷的信件及堆积如山的包裹。由上海来的绸缎布匹，都由五道街邮局投递。当地土产也多半由这儿向外寄发。所以这个局虽名为支局，实际上在吉黑邮区内是个最忙的局所。它也被列为一等局。若干年，它在全国汇兑与包裹业务统计数字中，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可知一斑。

孔罗荪从小就喜欢文学，他一边工作一边开始给东北著名的报纸《国际协报》投稿。当年怀有身孕的萧红奔于旅馆，就是向《国际协报》发出了求救信，被报馆派青年作家萧军救了出来。不久，由孔罗荪提议，创办了一份《国际协报》的文学副刊《蓓蕾》周刊，并由他担任编辑。据孔罗荪的好友陈纪滢回忆，《蓓蕾》的影响在当时已超出东北范围，受到京津沪等地文坛的重视，而且把东北地区的作家聚集到了一起。孔罗荪还与二十多位文友创办了“蓓蕾”文学社，取其含苞待放，一经绽开，蔚为“灿烂花朵”之意。

### 东北三省邮政员工撤退进关

1931年8月，长江流域特别是汉口遭遇特大洪灾，哈尔滨妇女界发起游园募捐活动，孔罗荪以《蓓蕾》周刊记者的身份作现场采访，与义卖花卉的哈尔滨女一中毕业生周玉屏相识并相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哈尔滨，山河易色，劫火蔽空。“蓓蕾”文学社的年轻人构筑起精神堡垒，组织“寒光剧社”，排演了田汉的话剧《湖上的悲剧》，男女主角分别由孔罗荪和周玉屏扮演，在当时的同记商场剧场演出。但此剧只演了一场，就被当局所扼杀。

据《最后的旗帜》所叙述：九一八以后的一年间，在东北各大城市中，还存在着两个属于中国行政系统的机关——邮政局和海关，在它们的楼顶上，骄傲地飘扬着代表中国主权的旗帜。旗帜在人们的心坎上，代表着希望，留着安慰。然而，它在敌人的眼中，变成了敌视的刺。最终，敌人准备接收，敌人要撤下这刺目的最后的旗帜。

此时，国民党政府密令东北两省区立即停办邮政，关闭东北三省的全部邮政局所，东北三省邮政员工自愿撤退进关。东北邮工身处历史的重要时刻、重要节点，是不得已屈身敌人

当亡国奴，还是民族利益至上、汇入全民族抗战的大潮？4月5日，东北邮工向全国邮界同仁和各社会团体发出十万火急的罢工通告，维护中国尊严和邮政主权。通告中说：“日人卵翼之傀儡政府，丧权辱国，思之痛心。同仁切念国民矢志之天职，为中华民族之尊严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时由中华邮政、伪满洲国交通部、日本军方组成了调查组，定期叫邮工到马迭尔饭店听候询问。调查组人员问一员工：“你为什么非要罢工？”员工回答：“是的，但是我自愿要走。”调查组人员问：“还有别的原因吗？”员工答：“有，我不乐意当亡国奴！”这些素材被他写入了散文集《最后的旗帜》。

孔罗荪越来越同底层邮工和民众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他们同属于受难的一群。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希望能“报国”！他和周玉屏决定提前结婚并一同入关。为了迷惑敌人，“蓓蕾”文学社的朋友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他们结婚的消息和婚礼照片，特意取了这样一个标题“皇后下嫁行圣公”。

孔罗荪调回重庆东川邮局要密件组工作，他通过这个便利替党做了许多工作，掩护了许多党内同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孔罗荪成为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组织者。他曾和文学大师巴金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 抗战时期萧红曾借住孔家

当时的2585名东北邮工忍痛抉择，抛家舍业，千里流亡，共赴国难，正是他们的大义凛然，致使东北邮政全网瘫痪，予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

孔罗荪二人到了上海以后，孔罗荪进了四川路邮局，在挂号信件组当职员。他结识了邮局的同事唐强，唐强推出第一部具有鲁迅风格的杂文集《推背集》，孔罗荪立即写了《读<推背集>》予以回应。

抗战时期，孔罗荪成了《抗日文化》的一位非常活跃的作家。据老舍之子舒乙说，当年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立后，孔罗荪先后担任了文协理事、《抗战文艺》编委、《文学月报》主编。

孔罗荪的职业在邮局，当时的邮政和铁路系统是“铁饭碗”，他有薪水，当时编《抗战文艺》就在他的家中编。孔罗荪的家在汉口三教街9号，居然成了文协的办事处。

当年，萧红曾一度借住在他的家里。据孔罗荪回忆：“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大家吃着面包，喝着汤。”作家胸中装着祖国，吃着真理的火炬从来不曾熄灭。

1939年孔罗荪调回重庆东川邮局要密件组工作，他通过这个便利替党做了许多工作，掩护了许多党内同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孔罗荪成为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组织者。他曾和文学大师巴金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龙头条新闻7x24小时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